

工 作 纪 实

绣龙绣凤绣人生

●王芳

“马上要去参加时装周了,你看,这一堆活还等着我赶出来。”带我参观完藏品室下楼,经过楼梯拐角处,走在前头的唐志茹指着架子上的一排衣料苦笑道。

现在的她,可谓是荣誉等身:广东十佳服装设计师、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、第三届广东纺织服装非遗推广大使,有人甚至称她为“中国的 Vera Wang”……作品获奖不断,订单纷至沓来,各大媒体频繁报道她的事迹。看她的朋友圈:接待各路人来访参观,出席大会小会,参加各种活动,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微博各个平台更新互动,淘宝店洽谈接单,线下工作室的墙上的订单排满,收养的十几只猫猫狗狗要照料,寻常女人要面对的生活琐事她一样要处理……再看看眼前的她,应付自如,忙而不乱,年过四十,活力依旧。这个女人,灵动有趣,似乎天生有种引人探寻追逐的魅力。

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。小时候,

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刺绣的绷架。每走过一个骑楼底下,每经过一家门口,从窗口看进去,可能都有人在刺绣。”20世纪80年代,没什么新奇好玩的事物,小唐志茹每天放学回家最喜欢看大人们刺绣、制裙褂。

“裙”指下裳,“褂”指上衣,这种广府地区的传统嫁衣,很多母亲都会在女儿出嫁前花费数年时间绣制一套。方法是先将金、银线铺或叠在真丝绸缎上,后用不同色彩的绣线把金银线钉牢,以这些不同色彩的绣线来表现物象的色彩、明暗及其特点,俗称“钉金绣”。唐志茹出生刺绣世家,外婆绣,父母也绣。她的妈妈更是技术过硬的高手,不仅早早为自家两个女儿绣好了整套嫁衣,还在粤北开过一间有300多名员工的大厂,专接港澳客商的裙褂订单。

女儿喜欢、想学这门手艺,作为母亲,自是倾囊相授。但如果要将这手艺变成将来的饭碗,一开始她是一百个不同意的。她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,知道

市场的无常与凶险,更知道刺绣的苦和累。她的想法是:家族手艺,女儿学会了,有个传承,当个爱好就行了,女孩子还是找个老师、医生之类的工作比较稳定。所以,当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唐志茹在社会上晃了几年,接触了各种各样“没有灵魂的工作”,最后决心要做自己喜欢、擅长的事——绣裙褂,当时妈妈是坚决反对的。

一切自有天意,唐志茹的意中人邓启荣也出身于刺绣世家。俩人从小就认识,是邻居、同学、同桌,还都爱好刺绣。2002年,他们结婚,“小茹裙褂”品牌及工作室即时创立。“小茹”二字由邓启荣力排众议一锤定音,这个因爱而生的品牌,从一开始注定了它的使命不仅是演绎美,还要传播爱。

2004年,善于接受学习新事物的两人在淘宝开了第一家做高级定制的裙褂店。“苦等三年才接到一张订单,那时候挺难的。当时流行婚纱,我们只好一边设计现代婚纱,一边推广传统手艺。要生存下

来,必须跟着市场走。这也是从小从那些港澳客商身上学到的。”“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,我不信它会就此消失。它有存在的理由,有它的美。”唐志茹说服母亲和老公,大胆改良裙褂样式和材质,紧跟潮流融入时尚元素,让它们既漂亮又舒适。改良后的裙褂很快被新人接纳,随着时尚达人的追捧,以及明星顾客的光顾,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等地海外顾客纷来,“小茹裙褂”渐渐声名鹊起。

作为钉金绣裙褂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,这些年,唐志茹早就走出了自己的小天地,除了常年到粤北山区、贵州关岭传授技艺,助力乡村振兴,还积极参与各项宣传活动、公益活动,让更多人了解钉金绣裙褂制作技艺,认识广府传统文化里的瑰宝。“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,我是毫无保留的。个人成长、事业发展,与时代,与他人,都分不开。”

“每个细节都要力求完美,做到最好。”唐志茹说,她认同这样一句话:时间会给认真生活的人,一个美好的答案。

美 味 人 生

炸荷花

●杨锐

蝉声嘹亮如沸,暑气沉甸甸地压了下来。

我在家中伏案写作,竟觉得连文字也蒙上了一层昏沉倦意。母亲却独独于这最燥热之时,悄然轻步出门,去那被阳光烘烤的池塘边了。层层叠叠的荷叶堆叠如青玉,亭亭荷花却顶着烈日,在浓密的绿意间擎起粉白的花朵,如同点燃在蒸笼般空气里的一束束清凉。

母亲回来时,汗珠细密地挂满了额头,鬓角微湿,却带回了满怀的荷花花苞,那些花儿半开未开,瓣尖上还沾着晶莹的水珠,盈盈如初醒。母亲端坐于厨房小凳上,将那花苞小心剥开,轻柔掰成一片片花瓣,再掐去青涩的蒂,仿佛在整理女儿新裁的夏衣。花瓣被清水漂洗过,摊开在洁净的白布上,宛若一瓣瓣微小的粉白小舟,在布面之上轻轻漾开。

母亲随后开始调面糊,面粉、清水、鸡蛋、一点点盐,在她手下渐渐融合成稀稠适中的奶白浆液。母亲轻轻拈起花瓣,细致地浸入面糊里,再抖去多余的浆汁,让花瓣裹上薄薄一层白纱。待到油锅微热,她小心地把花瓣滑入锅中,只听“滋啦”一声轻响,那粉白的花瓣在油中立刻卷曲绽放,裹了面糊的边角霎时泛起金黄。我趴在灶台边上,贪婪地嗅着那油香混着荷香的新鲜味道,像初晒透的棉被,裹着阳光烘暖的馨香;盯着花瓣在油锅里如小舟翻腾,渐次镀上亮亮的金色,焦香四溢,把整个厨房都熏染得暖意融融。

母亲将炸好的荷花轻轻夹起,盛入盘中。我迫不及待拈起一片,烫得直在指尖来回倒转,待稍凉后忙送入口中,只听得呲



■资料配图

嚓一声脆响,薄脆的酥壳之下,花瓣的柔嫩瞬间溢满齿颊,清幽荷香裹着热油香在口中弥散开去,如风过荷塘,将燥热吹得无影无踪。我狼吞虎咽之时,抬头才注意到母亲站在一旁,含笑望着我,自己却一片也不曾尝。我连忙递上一片,她一边摆手一边说:“我一会儿再吃,你快吃,知道你馋这口,吃完再去写作,说不定有更好的灵感呢。”她鬓角汗湿,眉目之间却漾着满足,仿佛我唇齿间那点微薄的甜意,便足以消尽她炎日里采撷的辛苦。

后来,我虽也曾曾在酒楼食肆尝过炸荷花,摆盘精致,配着蜂蜜或糖霜,花瓣也选得更加肥硕漂亮,但终究少了什么。味蕾

深处分明记得那点若有若无的缺憾,原来便是母亲手作里不可复制的柔韧筋道,以及炉火前那专注而温柔的目光。

人世间多少深情,不也正如如此?总有人为你摘下这世上最鲜嫩的花心,将刹那芳华淬成我们心底长存的金色慰藉。原来那些被炸过、被滚烫过、被油浸透的,皆是爱里最坚韧的柔软;母亲把季节里最清新最独特的滋味炼入滚烫烟火,只为了替我们留住光阴里那一口香脆,为岁月解暑。

那小小的一片炸荷花,便是一枚金黄的印章,在岁月舌尖上盖下了永恒的印记。它让我明白:有些爱,会不顾一切地为你把绽放的生命放进滚烫人间,只为炼成一点甜。

诗 人 心 语

七一礼赞

●黄信波

在七月的阳光里
一面旗帜如火般飘扬
那是信仰的颜色
于百年风雨中猎猎作响

嘉兴南湖的红船
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梦想
每一步都写满沧桑与荣光
镰刀割断旧世界的枷锁
铁锤锻造新时代的辉煌

看今朝
高铁驰骋在祖国大地
神舟在宇宙中翱翔
乡村振兴奏响幸福乐章

在这庄严时刻
我们为党献上最美的礼赞
愿祖国山河锦绣
繁荣昌盛的歌声永远嘹亮



■资料配图